

跑掉的时间和我的那些小妄想

陈庆染

跑掉的时间里，有我的很多妄想。那些妄想大同小异，都跟着时间一起跑掉了。偶尔想起来觉得很不可思议，觉得自己很幼稚，然后又忍不住想。想的时候，我就不再是那个大家看到的我，我可以变成不同的人：我可以飞起来，我可以回到过去，可以冻住时间，可以永葆青春……然后，时间继续跑，总是不厌其烦地把我拉回来，那些妄想就不在了，可时间却没停下来的意思。我老了，老了以后还是会想，还是会

想要留在那个世界里。

以前，时间还没跑得那么快。那个时候的我，是现在都无法想起来的，是跑在阳光下的我。现在的我，却只能跑在现实的影子里。现实很大，我很小，怎么也跑不出去。以前老想出去玩，现在只想睡觉；以前总想天天有太阳，现在只想知道为什么外面阳光明媚而我不想看？

我把自己变成一只灰扑扑的沙袋，沉实地扔进我的工作室。思维长出一道道纬线，绕着庞大的音箱，追逐每一个漂浮的音符。我想，我可以束缚住这些古怪的小精灵，号令它们，在我的琴上耕耘。

我的指甲，尖利地划破痴迷的耳膜，以及劈头盖脸压下来的夜空。我的世界里疾风骤雨，所有的秩序都支离破碎。体无完肤，如同那些空洞的眼眸。

曾经的梦想是骑上重金属的冷酷，在现实中跌跌起伏。用无拘无束构筑自由的殿堂，拒绝温情。

可为什么时间越跑越快，却永远追不上我苍老的速度？我越来越跟不上时间的步履？然后，我就这么看着，看着它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就这样，我老了，老到连看也不愿意再看……

我知道，我已经老得成为

音乐的甲虫。在时间的音轨上追逐时间。而时间的音轨无休无止，它的终点谁又能企及？

Stop dreaming!

我命令自己走出幻觉。回到墙壁前，继续与隔音膜缠绵。我要用它包裹住那些音符的孩子，不让它们只追逐太阳，追逐时光。

时光不能老去，它具有真实的质感，哪怕冷酷如铁，粗糙成砂砾。只要意识与音乐同在，我就在。我就还有妄想，甚至可以借助我的疯狂，将妄想蜕化为现实。

白驹过隙。何如我乘上白驹，做一回时间的骑士。

善良的房东

刘兵

我跟学友小郭是睡上下铺的铁哥们。那年即将从大学毕业，我们就开始做些零活，四下打工，以积攒以后立身的生活费。正式离校后，当务之急是应聘进一家公司，固定拿工资，同时找一片合适房源，有栖身之地。这样我们就能心态平和地发展事业。

那天，在同城网站上搜索，小郭兴奋地告诉我：“阿兵，这套二手房咋样？面积五十多平米，厨卫一应俱全。位置稍偏，我们各住一小单间。租金较便宜，还不通过中介。”

还有这样的好事啊？当天跑完人才市场，我们已幸运地被同一家小型私企初步录用。趁着高兴，我们打通了房东的电话，想当面把租房合同敲定下来。

我们有了跟潘婶的第一次见面。跟以前的傲慢、凶巴巴又刁钻的房东不同，潘婶满脸安详和善。她的腿有残疾，一瘸一拐地领我们看了房子。生活设施如网上介绍的一样。房子虽旧，但收拾得十分整洁，有电视、空调、厨具、热水器、木床，还能上网。

潘婶说她就住楼下的一室一厅，这套房是已离世的丈夫留下的“遗产”。她有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儿子，也是刚刚从大学毕业，就留在沿海找工作。目前，她还没办理退休，平常推着小车沿街兜售小生意，把这套房子腾出来出租，托人挂在网上，用租金补贴儿子。

双方都很满意。在签合同的时候，潘婶只叫我们预交了三个月的房租，没收押金。她有些动情地说，此时她想起儿子，刚走入社会，想必他创业十分艰难。所以，对我们这样的学生娃信得过，尽力扶一把。我们也庆幸遇上了像潘婶这样宽容的老辈，要珍惜这难得的房缘。

我和小郭发奋工作，每月一发薪，赶紧把房租亲自给她送过。潘婶直夸我们有信誉。

大约租住了小半年。没想到，我们所在的那家小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日显颓势。有一天，老板苦着脸说，公司快开不下去了。叫我们做满当月，结账趁早走人。

当月，我们感觉续交房租很困难。找机会，我吞吞吐吐地把难处说了，潘婶大度地把手一挥，那就缓缓。再重新找工作呗！这回一定要找一家大公司，能长期做。没事了，你们帮我推推小车，到街上卖小吃。熬过这关口，我相信你们事业上又会迎来一片艳阳天。

后来，小郭和我分别找到更好的工作，不仅收入稳定，工资年年还加。小郭的新单位离得较远，他另找了出租屋。这套房子我跟女友一起继续租住。期间，潘婶把租金微调过两次，但对比时下的行情，还是“便宜”。一直到我当上公司主管，购置了新房，我和女友依依不舍地搬出去。潘婶随之把那套房子售出，给她在沿海发展的儿子交了买新房的首付。

至今，我和大郭只要有时间，就会看望以前的老房东——潘婶。她已经老了，在拿退休金。当然，她儿子早已不要再给补贴，反过来，还时常寄些钱表“孝心”。我们一直感谢这位善良的老人在我们人生艰难的起步阶段给予的包容和鼓励。祝愿她过好幸福而安详的晚年。

雨天的静美

王政

秋天真是多情的季节。雨就像多情的眼泪，时不时就淅沥而来，下得多了人就怨嫌。而我，对于雨天，总有一种特别的喜欢，喜欢雨天那一份静美。

雨天里，出行不便，一些事儿也有了放下暂缓的理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宅在屋里。雨幕如帘子一般，把一切的嘈杂、喧嚣，乃至世事的纷繁都隔绝了，与我无关了。这时候，最宜做的事情便是读书。身居一隅，思接千载，这是读书的妙处，而雨天因了自然的娴静，更加凸显这样的读书之妙。汉末儒家董遇对此就有一番见解。他把适宜读书的时间分成“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时之余”，认为相对于平常的忙碌，冬日、夜晚、雨天便是多余出来的时间，是读书的好时机。在我看来，这“三余”中，雨天更难得，更宜读书。泡杯清茶，手持一卷，最好是精短散文那种，像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之类，清清淡淡，平平静静，又能引人思绪翻飞，让文字与茶香融在一起，轻轻地吸，细细地品，心绪随作者的文思飞扬，耳边有沙沙的雨声陪伴，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听雨也是一件雅事。闲坐



窗前，听淅淅沥沥的雨声打在树叶上、窗棂上、院子里的器物上，合奏成只有雨天才听得到的天籁之音。听雨的人大都多愁善感。不紧不慢的雨声滴在天地间，也滴在人的心里，心湖便泛起一轮一轮的涟漪。古往今来，沙沙的雨声催生了多少文人雅士的动人情怀，写下了经久不衰的名篇佳句。“少年听

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生于宋元朝代更替之时，空余一腔报国热情的蒋捷，听雨听出了人生的不同境界。我没有文人雅士的情怀，听雨让我进入一种禅的境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

想，让雨滴在我心里，让思绪随着雨声在时空里徜徉。

越是这样，便越是喜欢雨天这份静美。这样的静美让人淡定，使人从容，给人沉思静想的时间和空间。既然秋雨多情，多情得如此让人难以抗拒，何不把匆忙惯了的一颗心放下来，让生活慢下来，安享这雨天的静美！

巧手奶奶爱剪纸

陈亮

奶奶已是耄耋之年的高龄老人，虽然裹着小脚，也从未进过学堂，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但她生性聪颖，善学好动，自幼练就了一门剪纸技艺。

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若是谁家逢个乔迁嫁娶的喜事，都少不了要用剪纸来衬托喜庆场面，那时候的奶奶可是十里八村的精巧人，不仅会做面塑，还会剪纸。凡是主家有什么要求，奶奶都会根据主家意愿随即发挥，倾情献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乡间艺人。也因此，大家私下里还给奶奶取了个绰号“金剪刀”。尤其是摊上村子里谁家嫁女或娶媳妇，奶奶可成了十足的香饽饽，每次剪纸时，村子里的婆姨女子就都围拢着奶奶边啧啧称赞边旁观盘问，虚心请教，偷师学艺。

只见一把普通的剪刀，一张普通的彩纸，在奶奶手里经

过翻转、挪移、折叠、裁切、剪裁等环节，如变戏法一样，“咔嚓咔嚓”左拐右旋一番下来，人物、动物、植物、器物等各种各样的吉祥图案和花纹很快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每一次剪纸结束时，大家都急切地想一看究竟，等待着奶奶将折叠各异的彩色剪纸展开。只是每一次的花形和剪法不同，展现给大家的也是不同的惊喜，双龙戏珠、鸳鸯戏水、龙凤呈祥、金鸡报晓、鱼跃龙门、金雀啼鸣……这些剪纸寄寓吉祥如意，既辟邪，又喜庆。

如今的社会早已不时兴婚房剪纸了，就连过年，喜庆的年画和工艺品也随之代替了过去的剪纸工艺。可随着年岁的增长，奶奶却并没有将自己的剪纸技艺放弃。每逢年关，奶奶都会根据年份剪出与当年相对应的花鸟虫鱼及十二生肖，即使平日里，奶奶没事了就



会坐在太阳底下享受着阳光的沐浴边剪起她的纸花来。

剪纸是门艺术，也算是脑力劳动和肩肘运动相结合。所以奶奶一向身体健康，虽然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可依然耳清目明，心性坦然，且没一点痴呆倾向，这些也许都是奶奶陶醉在她的艺术世界里的结果。

每每走进奶奶的卧室，就

好比来到了艺术的殿堂。少数上了年纪的人还常向奶奶索要一些诸如虎头、猫头、公鸡、熊猫之类的图案，用来给小孩子做布鞋上绣花的图案。每每见有人来相求，奶奶就乐得合不拢嘴，拿起久违的剪刀倾情献艺。在奶奶看来，这才是她的最大幸福，为别人剪纸才是她人生最为得意的时刻。